

# 张天翼文集

ZHANGTIANYI  
WENJI

短篇小说  
上海文艺出版社



2

# 張天翼文集

第二卷



责任编辑：李济生  
封面设计：袁银昌

张天翼文集  
第二卷  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 
(上海绍兴路74号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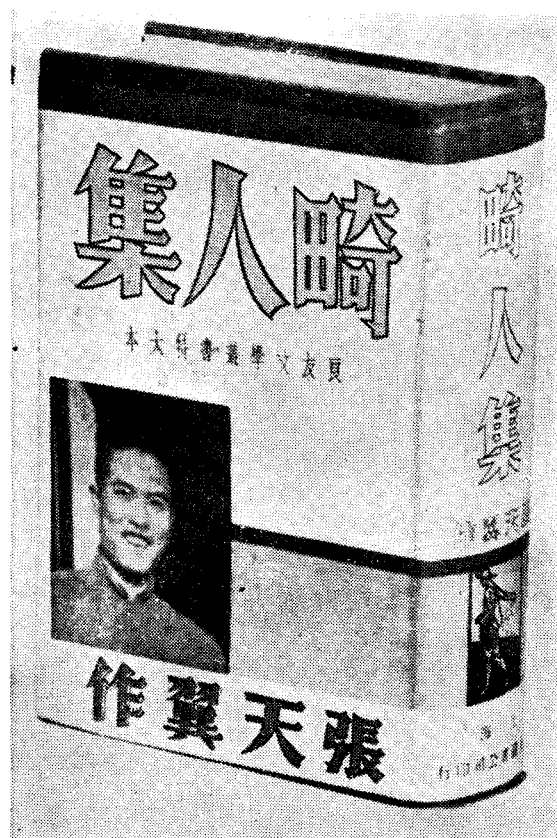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  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15.625 插页 精 7 平 4 字数 319,000  
1985年2月第1版 1985年2月第1次印刷  
印数：1—17,000册(内精装2,500册)

书号：10078·3504 定价：精3.25元 平1.90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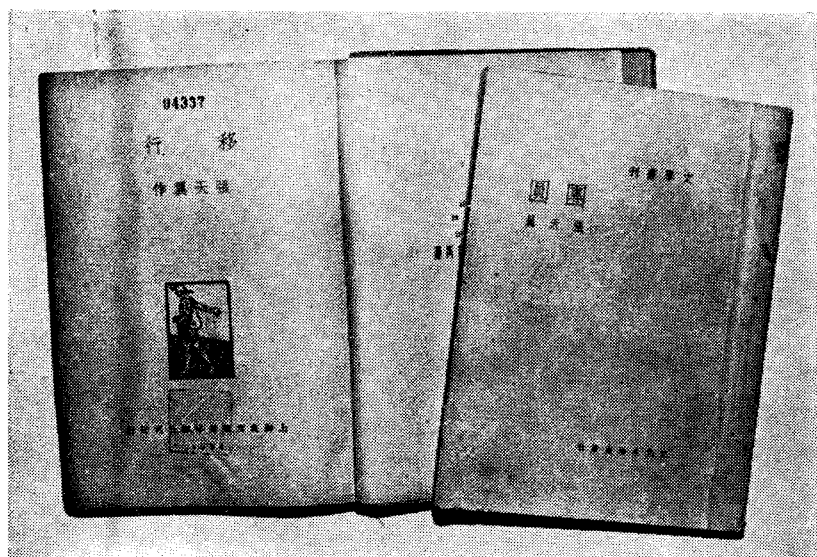
---



三十年代初作者与父亲摄于杭州



《畸人集》(1936年1月)初版本封面



《移行》(1934年10月)、《团圆》(1935年12月)初版本封面

## 编 者 的 话

(一)本文集收入作者自 1922 年至 1982 年六十年来的主要文学著作。按体裁共分十卷:

第一至四卷: 短篇小说

第五、六卷: 长篇小说

第七、八卷: 儿童文学、童话、寓言

第九、十卷: 文艺评论及其它论著

末附:《张天翼著作(1922—1982)目录》

(二)收入文集集中的作品按体裁先集著后单篇,并各依初版时序编排。凡中、短篇小说过去结集出版的仍保持原来的集名、篇目和编次。作品一律收自最先编成的集内。续出的自选集中有重复者仅存目。

(三)本文集采用的版本是: 凡经作者自己修订过的篇章一律据修改本校印。其它未经修改的采用最初版本。

除原版排印的错漏或经作者授意改动的个别文字外,尽量保持原著面貌,一般不作改动。

(四)作者原注全部保留,并在注前标明“原注”字样。此外为有助于读者理解文义,由编者适当加以注释。各集、篇的出版情况注于各集名页背面、篇的篇末。

沈承宽

一九八三年七月

## 第二卷说明

本卷收入短篇小说集三种：按初版先后编次。

《移行》 1934年10月20日初版

《团员》 1935年12月 初版

《畸人集》 1936年1月20日初版

---



## 第二卷目录

### 移行

|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|-----|
| 包氏父子.....  | 3   |
| 保镖.....    | 46  |
| 我的太太.....  | 61  |
| 直线系.....   | 73  |
| 朋友俩.....   | 96  |
| 笑.....     | 108 |
| 温柔制造者..... | 126 |
| 移行.....    | 145 |
| 欢迎会.....   | 180 |

### 团圆

|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|-----|
| 团圆..... | 211 |
| 奇遇..... | 230 |
| 报应..... | 245 |
| 小账..... | 274 |

|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|-----|
| 蜜月生活····· | 302 |
| 请客·····   | 316 |

## 畸人集

|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前记·····       | 331 |
| 畸人手记·····     | 333 |
| 善女人·····      | 374 |
| 出走以后·····     | 414 |
| 一九二四——三四····· | 432 |
| 呈报·····       | 456 |
| 菩萨的威力·····    | 473 |

### 存目：

- 仇恨(见第一卷《蜜蜂》)
- 面包钱(见第一卷《小彼得》)
- 梦(见第一卷《蜜蜂》)
- 小彼得(见第一卷《小彼得》)
- 路(见第一卷《蜜蜂》)
- 猎肠子的悲哀(见第一卷《小彼得》)
- 鬼土日记(见第五卷长篇小说)
- 二十一个(见第一卷《小彼得》)
- 皮带(见第一卷《小彼得》)
- 找寻刺激的人(见第一卷《小彼得》)
- 搬家后(见第一卷《从空虚到充实》)
- 三太爷与桂生(见第一卷《从空虚到充实》)

稀朽的恋爱故事(见第一卷《小彼得》)

荆野先生(见第一卷《从空虚到充实》)

报复(见第一卷《从空虚到充实》)

蜜蜂(见第一卷《蜜蜂》)

时代的英雄(剧本见第四卷末)

老少无欺(剧本见第四卷末)

---

注：《荆野先生》原题《从空虚到充实》。  
《菩萨的威力》原题《菩萨也管不了了》。

移 行

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

1934 年 10 月 20 日初版

《良友文学丛书》第十三种

## 包氏父子

### 一

天气还那么冷。离过年还有半个多月，可是听说那些洋学堂就要开学了。

这就是说，包国维在家里年也不过地就得去上学！

公馆里许多人都不相信这回事。可是胡大把油腻腻的菜刀往砧板上一丢，拿围身布揩了揩手——伸出个中指，其余四个指头凌空地扒了几扒：

“哄你们的是这个。你们不信问老包：是他告诉我的。他还说恐怕钱不够用，要问我借钱哩。”

大家把它当做一回事似地去到老包房里。

“怎么，你们包国维就要上学了么？”

“唔，”老包摸摸下巴上几根两分长的灰白胡子。

“怎么年也不过就去上书房？”

“不作兴过年嘛，这是新派，这是……。”

“洋学堂是不过年的，我晓得。洋学堂里出来就是洋老爷，要做大官哩。”

许多眼睛就盯到了那张方桌子上面：包国维是在这张桌

上用功的。一排五颜六色的书。一些洋纸簿子。墨盒。洋笔。一个小瓶：李妈亲眼瞧见包国维蘸着这瓶酒写字过。一张包国维的照片：光亮亮的头发，溜着一双眼——爱笑不笑的。要不告诉你这是老包的儿子，你准得当他是谁家的大少爷哩。

别瞧老包那么个尖下巴，那张皱得打结的脸，他可偏偏有福气——那么个好儿子。

可是老包自己也就比别人强：他在这公馆伺候了三十年，谁都相信他。太太老爷他们一年到头不大在家里住，钥匙都交在老包手里。现在公馆里这些做客的姑太太，舅老爷，表少爷，也待老包客气，过年过节什么的——一赏就是三块五块。

“老包将来还要做这个哩，”胡大翘起个大拇指。

老包笑了笑。可是马上又拚命忍住肚子里的快活，摇摇脑袋，轻轻地嘘了口气：

“哪里谈得到这个。我只要包国维争口气，象个人儿。不过——喂，学费真不容易，学费。”

说了就瞧着胡大：看他懂不懂“学费”是什么东西。

“学费”倒不管它。可是为什么过年也得上学呢？

这天下午，寄到了包国维的成绩报告书。

老包小心地抽开抽屉，把老花眼镜拿出来带上，慢慢念着。象在研究一件了不起的东西，对信封瞧了老半天。两片薄薄的紫黑嘴唇在一开一合的，他从上面的地名读起，一直读到“省立××中学高中部城”。

“露，封，挂，号，”他摸摸下巴。“露，封，……”

他仿佛还嫌信封上的字太少太不够念似的，抬起脸来对

天花板愣了会儿，才抽出信封里的东西。

天上糊满着云，白天里也象傍晚那么黑。老包走到窗子跟前，取下了眼镜瞧瞧天，才又架上去念成绩单。手微微地颤着，手里那几张纸就象被风吹着的水面似的。

成绩单上有五个“丁”。只有一个“乙”——那是什么“体育”。一张信纸上油印着密密的字：告诉他包国维本学期得留级。

老包把这两张纸读了二十多分钟。

“这是什么？”胡大一走进来就把脑袋凑到纸边。

“学堂里的。……不要吵，不要吵。还有一张，缴费单。”

这老头把眼睛睁大了许多。他想马上就看完这张纸，可是怎么也念不快。那纸上印着一条条格子，挤着些小字，他老把第一行的上半格接上了第二行的下半格。

“学费：四元。讲义费：十六元。……损失准备金：……图书馆费：……医……医……”

他用指甲一行行划着又念第二遍。他在嗓子里咕噜着，跟痰响混在了一块。读完一行，就瞧一瞧天。

“制服费！……制服费：二——二——二十元。……通学生除——除——除宿费膳费外，皆须……”

瞧瞧天。瞧瞧胡大。他不服气似地又把这些句子念一遍，可是一点也不含糊，还是这些字——一个个仿佛刻在石头上似的，陷到了纸里面。他对着胡大的脸子发愣：全身象有——不知道是一阵热，还是一阵冷，总而言之是似乎跳进了一桶水里。

“制服费！”



“什么？”胡大吃了一惊。

“唔，唔。俺。”

制服就是操衣，他知道。上半年不是做过了么？他本来算着这回一共得缴三十一块。可是这二十块钱的制服费一加，可就……

突然——砰！房门给谁踢开，撞到板壁上又弹了回来。

房里两个人吓了一跳。一回头——一个小伙子跨到了房里。他的脸子我们认识的：就是桌上那张照片里的脸子，不过头发没那么光。

胡大拍拍胸脯，脸上陪着笑：

“哦唷，吓我一跳，学堂里来么？”

那个没言语，只膘了胡大一眼。接着把眉毛那么一扬，额上就显了几条横皱，眼睛扫到了他老子手里的东西。

“什么？”他问。

胡大悄悄地走了出去。

老头把眼镜取下来瞧着包国维，手里拿着的三张纸给他看。

包国维还是原来那姿势：两手插在裤袋里，那件自由呢的棉袍就短了好一截。象是因为衣领太高，那脖子就有点不能够随意转动，他只掉过小半张脸来瞅了一下。

“哼。”他两个嘴角往下弯着，没那回事似地跨到那张方桌跟前。他走起路来象个运动员，踏一步，他胸脯连着脑袋都得往前面摆一下，仿佛老是在跟别人打招呼似的。

老包瞧着他儿子的背：

“怎么又要留级？”